

台湾灯会 法轮功花灯市长赞市民爱

(明慧记者夏昀台湾采访报导)

2015年大年期间，台湾灯会在台中市盛大举办。法轮功学员制作的19座精美花灯被市长赞叹“精致”，其中“法船”花灯6层楼高，不论白天夜晚，都引得众人在闹市区拍照、录像、赞叹。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

2015年2月28日晚7:30，台中市长林佳龙、市议员曾朝荣、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理事长翁贤良等共同到法轮功学员的灯区点灯。

市长林佳龙赞叹：“花灯非常漂亮、精致，很棒！”他并在致词时感谢法轮功学员，贡献这么多花灯，而且富有创意，让老市区光明灿烂。市议员曾朝荣致词时也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愿“法船”能让更多人来体会“真、善、忍”的美好。

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理事长翁贤良在受访时谈到，花灯是非常复杂的工艺，一般人不会轻易尝试制作这么大的“法船”，一定是一群非凡的天才、无私奉献的人，才有办法完成。他希望这些花灯明年能到台北花博展览，那里场地很大，很需要这些。

“法船”花灯长25公尺、宽8公尺、高18公尺，灯会开展前，附近的民众、学生就专程前来参观、拍



6层楼高的“法船”花灯引人注目（图为日景）

照。点灯仪式当天，很多民众排队准备登船，民众惊叹：“哇！这船能上去！怎么支撑起来的啊？用的什么材质啊？上去看看。”据主办单位表示，28日当晚就有2000多人登上“法船”体验。

住在台中的赖太太带着两个读小学的孩子登上“法船”，她说：“很壮观。我第一次看见可以登上去的花灯，很特别。在上面，可以看到下面

全部的花灯，很特别。”

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从桃园来看灯的郭先生说：“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花灯船，站在上面可以用‘君临天下’来形容。”观众胡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神驹天车”花灯也很好看，以前从来没看过。他认为：“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中共宣传无神论，人恶的一面会爆发出来。民众应该有信仰、相信神。”◇



旧金山新年游行，法轮功学员以仙女队、炼功队、花车等给民众送祝福，愿华人了解真相，拥有福报。

◎美国旧金山湾区及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与21日在当地中国城举行新年游行、讲真相活动，给华人拜年送祝福。温哥华女教师莫尼卡表示，法轮功学员给温哥华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中国城是历史景点，法轮功学员们是在这里创造新的历史。

◎西澳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应主办方邀请，于2015年2月28日至3月2日在西澳第二大城市班布里和珀斯海德公园展示功法，受到民众欢迎。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3月1日下午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了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活动，各阶层民众包括执勤的警察纷纷签名支持。

【明慧网】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再加上要照顾弟妹，几乎是没怎么上过学。母亲早逝，我经人介绍结婚了。

婚后丈夫不愿和我说话，对我很冷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丈夫在人中是拔尖的，无论哪方面可以说都是出类拔萃，可是他并没有看上我，嘲笑我。我想着时间长了可能就好了。

丈夫几乎每晚都出去串门凌晨才回家，无论我怎么大吵大闹依然如此，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多年后我才知道，在我和丈夫结婚前他曾经与本村的一位姑娘交往了多年，他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因女方家人的极力反对，并把这姑娘远送他乡，这段苦恋才被迫结束，但是心里的思念并没有就此停止。丈夫后来听说那姑娘在那边已经嫁人，迫于家庭方面的种种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了与我结婚。

我们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是男孩。在我儿子三岁那年，那女人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她父亲去世她回来奔丧，就这样他们又相见了，虽然各自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感情并没有放下。我家养大车，丈夫的工作就是晚上要走夜路上山拉煤，山路盘旋崎岖很危险，丈夫几乎每晚出车前都去她家先接上她，然后一起上山。

我就是有万般的委屈，心里强忍着不跟丈夫吵架，因为这一家老小还要靠他来养活。心里委屈不平，嫉妒愤恨，种种不好的念头往上涌，到达



文／大陆大法弟子

承受的极限，我大哭大闹，离家出走，曾经两次自杀，但是都被救了回来。但是我再怎么表现，丈夫都无动于衷，对我不理不睬。他就跟着了迷似的，经常跑出去和那女人偷偷见面。我跟公公哭诉，公公是个善良又很有正义感的老人，要拉上我们一家老小去告自己的儿子。

两个月后，女方要回家了，在她临行前，我跟她说：“大家都是女人，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你怎么办，你拍拍屁股走了我们这一家老小还得生活。”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我继续说：“我们家不欢迎你，希望你以后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这个家里。”

她回去后，还是没有与他断绝往来，给丈夫织毛衣毛裤、写信邮寄过来。每次丈夫出远途车送货，我都成宿睡不着觉，担心他们背着我见面，担心她会毁了我的家庭。孩子们都还小，为了这个家就这么凑合过着。

直到1996年冬天，丈夫捧回了一本书叫《转法轮》，他说：“这本书太好了，这书跟别的书可都不一样。”丈夫之前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但深深地被书中的法理折服。

丈夫一有时间就看法轮功的书、炼功，暴躁的脾气变好了，身体健康，人也变得勤快了，说话不尖酸刻薄了，也不那么晚回家了，一家人从未有过的融洽。我们全家人都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

第二年夏天，丈夫又收到了那女人的信，信中有让丈夫过去的意思。我说：“这些事我现在不管了，去不去还是你自己看着办吧。”

丈夫没有去，作为修炼人他知道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衡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业力轮报，从情中解脱了出来。是师父挽救了我这风雨飘摇的家。◇

告别失眠

(明慧记者郑语焉采访报导)伊平于1993年从上海远嫁日本之后，很能融入异国的生活环境，邻里之间相处的也都不错；可是从小以来失眠的困扰却日益严重，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十几年来依靠药物和求神拜佛勉强支撑，但都无济于事。

2012年2月13日，伊平受姐姐的邀请，从新潟抵达东京，姐姐向她介绍法轮大法，并且教她炼功，伊平认真学炼，很轻松的双盘静坐很久，



姐姐感到惊奇并说伊平与大法有缘。

当晚伊平在姐姐家中打地铺睡觉时，看见白色的圆罩罩满自己全身，伊平说：很神奇的，我感觉睡觉

时不害怕了，睡得很安心。从小到大，伊平第一次享受到安心睡觉的舒坦。

修炼不久，伊平就不用再吃“保心丸”和安眠药了，她说：“我每天睡得很香甜，身心轻松自在。我没想到10多年的失眠、便秘和心悸的毛病竟会一扫而空。”她说：“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图为伊平在2015年1月参加香港“传真相反迫害大游行”，沿途发资料讲真相时的留影。)◇

刘淑媛在沈阳大北监狱遭受非人的摧残

【明慧网】“这些暴徒们每天把我扒得一丝不挂，打得我满地打滚，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往我伤口上撒盐，满身沾满了泥土、灰尘，半个月不让我洗漱……。”这是刘淑媛女士在沈阳大北监狱遭受的迫害。铁岭法轮功学员刘淑媛女士，现年六十二岁。原东北输油管理局干部，与丈夫韩邦贵一九九七年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是一对被单位、邻居公认的好人。

只因为刘淑媛坚持信仰真善忍，遭到了这样残酷地迫害。

下面是刘淑媛自述她的遭遇：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晚，以铁岭市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孙立忠为首的十多名恶警坐五、六辆警车，把我家楼口堵的水泄不通，强行将门打开，进门后恶警孙立忠立即将我双手铐住，扔到沙发上，并大叫：“翻！翻他个底朝天！”十多个人将我家翻的一片狼藉，抢走许多个人物品，把我劫持进铁岭市看守所。

一个星期后，我被恶警俞洪海等人外提到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刑讯逼供六个昼夜。这期间恶警俞洪海、高德、孙立忠、一个开发区的年轻科长等六、七个恶警轮番折磨我，不让我睡觉。前三天把我铐到政保科的椅子上三天三夜，第四天开始把我带到五楼铐到大小不一的铁笼子里，在大笼子里把我的手铐在固定墙上的手铐上，胳膊伸开向两边抻直吊在墙上。有一次俞洪海指使两名年轻恶警把我的一条腿绑上，吊在墙上，让我“金鸡独立”；在小笼子里则是让你站不直、蹲不下、坐不了。

几天下来，我的手被摧残的基本失去知觉，手指麻木。在看守所里，我绝食反迫害，恶警们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固定在铺板上，强行给我灌食。

我不放弃修炼，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关入沈阳市大北女子监狱。

在监狱里，恶警和它们纵容下的

犯人对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除了强制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早5:30~晚10点），对我二十四小时邪恶的洗脑（体罚、折磨）。不允许家人接见，每顿只给比牛眼睛大一点的小窝头一、二个，几根咸萝卜条，饿的我行走无力，而且白天还要在车间站着，夜里在洗漱房站着。四个恶人倒班折磨我。

恶人们擅自在我饮食中下了不明药物（后来得知）。监视我的人对我百般刁难、谩骂、侮辱。直接参与迫害的有原一大队长王健，他凶残恶毒，挥拳头往我头上砸，往胸口上闷。还有代姓教导员和三小队长吴宏及犯人谭艳春、周艳明等。

二零零五年七月，监狱恶徒们又进一步对我残酷迫害。每天从早上六点半一直蹲到晚上九点，蹲的我双腿肿的铮亮，双脚肿的象馒头，连青带紫，站起来不会走路。更恶毒的是不让我上厕所，看管我的犯人说：“憋着，憋爆炸了带你上医院动手术！”有一天我憋了十二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尿了裤子，他们就把我拽到厕所一顿毒打，尿湿的裤子让我用体温焐干。

白天犯人关婉婷、金雪、黄广秀等二、三个人在车间打我，晚上在犯人黄广秀的指使下，关婉婷、金雪、陈淑英、玄金春、周玉梅、陆冰美、兰新华、郑燕等八、九个犯人在宿舍折磨我，把我扒得一丝不挂，羞辱、挖苦、谩骂；还用封箱胶带将我嘴封上，八、九个人把我打倒在地，八、九双手在我身上腿上乱掐、乱拧，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阵剧痛，我昏死过去，醒来时“人中”穴已被她们掐破。她们还让两个人架住我的胳膊，让我动不了，另外几个人拳打脚踢，用鞋底子、扫帚把、衣服挂儿乱抽乱打，打累了喘几口气后接着打。直到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这些恶人们竟丧心病狂的往我伤口上撒盐，再用鞋底子往肉里搓。布鞋、拖鞋

打飞了，就用胶鞋打。直打的我身上由青变紫、由紫变黑。腰部往下肿的梆梆硬，臀部肿的象打足了气的皮球，臀部、大腿内侧、胳膊根部全是瘀血。打破的地方淌着血水，将内裤粘上，晚上睡觉伤的地方不敢沾床，只能在床上撅着。她们为了掩盖罪恶，不让我脱衣服，上厕所只能在没人的情况下由两个人看着我去。

这些恶人们每天无数次的抽我嘴巴子，用书打我的头、脸。我被打的两眼冒金星、眼底充血视觉模糊、鼻子被打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个月都不能恢复正常。有时她们喝水，冷不防的还要往我脸上身上泼。一次，她们把我打倒在地，两个人用脚踩着我，其中一人象拔树根子似的薅我头发，一边薅一边歇斯底里的吼叫：“我要把你薅成禿毛鸡。”我的头顶被薅秃了，头发薅了一地，头皮肿的不敢碰。有时还把我拽到厕所，用冲厕所的脏水两个人交替往我身上泼，眼、耳、口、鼻都呛进了水，呛的我喘不上气来。

更无人性的是正值伏天，这些暴徒们每天把我扒得一丝不挂，打得我满地打滚，浑身是汗，象水洗的一样，满身沾满了泥土、灰尘，半个月不让我洗漱，不让换衣服。那时候的我头发里满是油污，打破的地方淌着血水，衣服被汗水卤了又卤。大三伏天，我半个月滴水未沾是什么滋味啊！我被折磨得体重掉了三十多斤，头晕目眩、全身无力、行走不便、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都是恶警陈莹纵容、怂恿犯人参与迫害的。不按照狱警的意图做就不给记分减刑。犯人毫不掩饰的说：“没有狱警的同意，我们也不敢这样干，打死你也白死，给你写个心脏病突发，脑出血就完事。”恶警陈莹也赤裸裸的扬言：“不配合政府，没你好日子过，……”在监狱里，大队长孙德学、李宏、夏茹、吴宏、李哲等恶警们都参与了对我的迫害。我内心所受到的创伤、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述。

大年夜父亲的话

【明慧网】退休前，父亲是国有知名企事业单位的支部书记，说话就像作报告，什么事经他口出来就是：一要怎样，二要怎样，三要怎样，劝他退党可费了周折。

也许是父亲这一生经历的运动多了，出生时赶上抗日，接着打内战；该上学时家里孩子多没钱念书，年轻时赶上三年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工作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六·四”目睹了坦克机枪对准青年学生，没消停几年，中共又开始迫害法轮功……这下父亲可急眼了，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他就没有睡过安稳觉。

父亲看过《九评共产党》，说：“书里写的全对。”但他又说：“共产党是什么玩意？上哪跟它说理去呀！专门迫害好人，没理还搅三分呢，永远伟光正，你鸡蛋往石头上碰。”

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直到我因为去北京天安门讲真相，要求还师父清白，中共恶警把我绑架劳教，父亲经受不住打击，血压升高，被送进了医院，大夫说有生命危险。母亲很着急，就跟他说：“孩子在家时，不是告诉



剪纸：全家福

你了嘛，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逢凶化吉，你在心里念别人也不知道。”

父亲出院后，在家偷偷看《转法轮》，母亲回来，他就把书藏起来。有时他跟母亲说：“我算什么父亲，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老泪纵横。他是中共党员，知道中共有多坏，经历了这些事，父亲早把中共看透了，不知它还要害几代人，父亲把党退了。

回家后，每逢过节或中共认为的敏感日，警察上门骚扰，父亲就把我保护起来，智慧地把警察赶走。父亲也有犯糊涂的时候，那天他买菜回家，和邻居聊天，发现车筐里的法轮功真相资料，他当着邻居的面把资料撕了。我知道后告诉父亲，撕真

相资料是要遭报应的。他说怕邻居怀疑是我发的，做给人看的。后来，他就不这样干了。有一次，不明真相的楼长把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光盘收集在一起，给了收破烂的，父亲拿过来看是《九评共产党》，就把光盘放到收破烂的工具箱边上，想：有缘人拿回家，还能得救哪。

父亲知道法轮大法好，庙里的和尚送他一张什么像，让他挂在家里，他没挂，说：“我不喜欢，不二法门。”父亲也花真相币（有真相短语的纸币）。我把真相币给母亲，父亲买菜跟母亲要钱，母亲就给他真相币，他看上面的字就念一遍，然后就去市场了。

今年过年，吃年夜饭，全家十几口人到齐，父亲很高兴，举起酒杯说：“我一生经历的运动多了，但我从来不参与，也没打过人，得了福报，同事选我当领导，当了一辈子清官。做人就得‘真善忍’！真，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那就是善良、做好事；忍，就得忍耐，有涵养，退一步海阔天空，‘真善忍’是真理，是信仰，是做人的准则。”全家干杯！大年夜，全家人沐浴在佛光中。（文／逸夫）◇

【历史今日】

13年前，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春有线电视网插播了近一个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节目，揭穿了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谎言。法轮功学员的插播壮举，令迫害元凶江泽民恼羞成怒，并发出“杀无赦”密令，此后，多位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致死。他们无惧迫害、传播真相的浩气长存。如今，真相大白，人心渐明，至今已有超过1.95亿

中国人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面临天理法律的严惩。◇

长春电视插播震惊世界



CCTV镜头显示，刘春玲并非被烧死，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头部。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后被弹起。③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④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声明指出：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